

为故山著信史^{*1}

——论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

汤敏

【摘要】《四明山志》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浙东名山四明山为记述主体的专志，为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所著。著者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、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，怀着对故乡山水的深切热爱，纂修此志于鼎革之际。该志之成，建立在博采群书与实地考察互相勘正的基础上，因此记述详赡，考订分明。特殊的历史背景与著者本人的家国情怀，又赋予了该志收拾故明“残山剩水”的文献价值与诗性光芒。凡此，都使之成为山志中的经典之作。

【关键词】《四明山志》 黄宗羲 家国情怀 诗性光芒

作者汤敏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。（杭州 310007）

四明山位于今浙江余姚县南，“余姚南有山二百八十峰，西连上虞，东合慈溪，南接天台，北包翠赜，中峰最高，上有四穴，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。故号四明”。^①此山风景清丽，仙踪飘渺，从唐代开始，名声渐著，唐玄宗曾遣使赐封。宋代几朝皇帝对四明山更是荣宠有加，封之为应梦名山、七十二洞天福地之一，使四明山在中国山岳中的地位臻于极盛。历代文人骚客钟情四明山，为之留下歌赋文章无数。中国名山素来有志，但四明山在明以前，只留下汉代梅福、晋代木华，以及无名氏所作的《四明山记》三篇，为之做志，从明末大儒黄宗羲始，且此后再无专志。

黄宗羲学问宏博、体大精深，举凡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历学、算学、地理学乃至金石、音律、文字学等领域，都有著述。《四明山志》是他撰写的唯一一部成稿并刊行的地方志，无论对后人发掘四明山历史文化积淀还是理解黄宗羲治学之道，乃至洞察易代之际黄宗羲的思想心迹，当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对于《四明山志》，多为片段或者零星评论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：“四明山旧称名胜，而岩壑幽邃，文士罕能周历，故记载多疏。宗羲家于北七十峰之下，尝扪萝越险，寻览匝月，得以考求古迹，订正讹传。乃博采诸书，辑为此志，凡九门。宗羲记诵淹通，序述亦特详赡。”^②周中孚说：“梨洲家居黄竹浦，当此山之极北。旧本无志，尝以己所亲历，与纪传文集相勘，每抵牾失实。因为是志以订正之……其间博采题咏，搜寻碑刻，考核详而辩证确，诚足补是山之缺典也。”^③当代对此志析之稍详的还有袁逸《黄宗羲〈四明山志〉小考》^④、张如安《黄宗羲与地方志》^⑤、吴光《黄宗羲遗著考》（二）之“《四明山志》九卷附考《四明山古迹记》五卷”^⑥。本文拟于吸收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，对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的修纂缘起、资料来源、编纂理念、记载内容、文本价值等作一全面阐述，以求正于方家。

一、情感旨趣：家国之思

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“自序”云：“壬午岁，余作四明山志”^⑦，可知此志作于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黄宗羲时年33岁。初名《四明山古迹记》，共5卷。《四明山志》卷五《丹山图咏》叙述更详：“壬午岁，至自燕京，便与泽望、晦木月下走蜜岩，探石质藏书处，宿雪窦，观隐潭冰柱大雪，登芙蓉峰，历鞠侯岩，至过云识所谓木介。归而晦木为赋，泽望为游录，余则为《四明山志》。”^⑧

*本文系浙江省规划课题（一般）“古代修志传统与农耕文明的内在关系及其当代适用性研究”（16NDJC251YB）阶段性成果。

黄宗羲从年轻时起，便有遍游天下名山的志向。从“自序”所述“吾乡之人，闻谈四明之泉石，未尝不如嵩、华之不相及也。况于来游者，云烟过眼，曾能得其仿佛乎！余往来山中，尝有诗云：二百八十峰，峰峰有屐痕。因以足之所历，与记传文集相勘，每抵牾失实”可知，黄宗羲对于四明山的山石洞壑，早就屐痕踏遍，对四明山的历史传闻与记载，也同样了然于胸。过云归来做志，在当时实乃兄弟之间（晦木、泽望，即黄宗羲弟宗炎、宗会）相互激发呼应之作。

黄氏家族自南宋绍兴年间为避金兵之乱，迁居余姚黄竹浦，以后繁衍生息，遂成当地名门望族，至黄宗羲已是第十七代。四明山既是黄氏家族世代代庐墓之所在，所承载的家族情感与个人情感之深沉是不言而喻的。从南宋初直至明末，长达 500 多年的光阴里，足够一个勤奋聪明的家族在一个地方开枝散叶、发展壮大，建立稳固的根基，获得财富与功名，也足够他们对此地产生绵长、深挚的感恩、相契之情。黄宗羲在《化安寺缘起》一文中，写到：“元虞集状余姚州判黄茂云：‘附近有化安、永乐二寺，府君皆舍田于僧，永为子孙藏修游息之资。’州判者，吴草庐高第弟子，余之九世族祖也……自先端忠公（按：即黄宗羲父亲黄尊素）赐葬化安山，余每遇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，即钞之以为故事，其所得于寺者仅如此……余以吾母姚太夫人之命，割地数十亩，展其员幅，于是佛殿粗具……夫先通判舍田于方盛之日，吾母拾地于已废之后，何黄氏与兹寺有夙契也。”^⑧从文中可知，至迟从九世祖开始，黄氏家族就与化安山、寺接下了不解之缘。化安寺，《四明山志》卷一“名胜”有载：“化安山：……其僧寺即化安寺也……有搾水，宋《会稽志》所谓化安瀑布也。其流悬空而下，有石隔之，分为二道，各十余丈，汇为池曰喷珠池。”^⑨黄宗羲别号双瀑院长、双瀑院住持，即得名于此山瀑布。他曾经长期在此读书写作，实现了九世祖“永为子孙藏修游息之资”的夙愿。除了双瀑院长、双瀑院住持之外，黄宗羲一生中颇为丰富的名号大多与四明山有关。如梨洲老人、梨洲山人、南雷、菱湖鱼澄洞主，在《四明山志》卷一“名胜”中都有记载。可见，对于黄宗羲而言，四明山犹如万物之无尽藏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信手拈来即可寓意其人生境界与性情旨趣。进而言之，四明山构成了黄宗羲心灵版图的一部分，参与了他的精神建构历程。再进而言之，四明山与生长于斯的人们所凝成的血肉关系，使其具体的山水、人物、文化，足以抽象为家国意象的表征。那么，黄宗羲在明亡前为之做志，在明亡后再做改定，是借此抒发并寄托他爱家山思故国的思想感情。

清康熙十三年甲寅（1674 年），《四明山志》定稿，凡 9 卷，此时黄宗羲 64 岁。从起草至成书，期间经历了 30 多年之久，跨越明清两代崇祯、顺治、康熙三朝漫长且动荡的岁月。次年，作自序一篇，署名“菱湖渔澄洞主黄宗羲”。据“自序”：“壬午岁，余作《四明山志》，亡友陆文虎欲刻之而未果，藏于牛筐，鼠啮尘封。癸丑岁尽，逢太夫人寿日，应酬辍业，偶展此卷，而文虎评校之朱墨如初脱手。然其间凡例不齐，词不雅驯，重为改窜，始得成书。犹幸向者之未刻也。念亡友作土中人且三十年矣，相知云亡，谁定吾文，搁笔为之三叹。”黄宗羲于母寿闲暇之日，翻出多年前的旧文，再读之下除了发现初稿“凡例不齐，词不雅驯”之外，更激发了沉痛之思。所谓睹物思人，当年评校志书的友人已经作古，谁能疑义与析呢？陆文虎，即甬上名士陆符，黄宗羲与他交情最称至交，不但序其文，为之写作墓志铭，而且在自己的诗文中多次称述其交情，对他的诗文、人格推崇备至。陆文虎还是与他并肩抗清的战友。在他回忆旧友的《感旧》诗 14 首，有两首写他们之间的友情。其一曰：“高谈不见陆文虎，深识难忘刘瑞当。岂料一时俱夺去，浙东清气遂销亡。”足见黄宗羲对青年时期朋友的真挚情感。^⑩知交故去后，重改旧文，伤逝悼亡之情得以稍作排遣。

“岂料一时俱夺去，浙东清气遂销亡”，甲申之变后，故国云亡，故交云亡，山容改色。监国鲁王元年（1646 年），黄宗羲义军抗清失败，率领残部 500 人退入四明山，驻军仗锡寺内，意在结寨固守，作为海上抗清的后方。由于军中将领不听节制，抢夺粮食，激起民愤。山民烧毁仗锡寺，烧死两位将帅。王翊率部在四明山中继续抗清，虽战事时有称捷，最终仍告失败。王翊被杀，后黄宗羲回到黄竹浦故居隐居。《行朝录》卷九“四明山寨”述其始末甚详。文末，黄宗羲叹曰：“四明山本非进取之地，其始之欲寨焉者，亦如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上的意。”^⑪《四明山志》卷九《丹山图咏》写到：“……海内兵起，徐忠襄公问浙东可以避地者，余以四明山对……吴霞舟先生流寓海外，余欲以四明山处之，道阻不果……山寨繁严，此山遂为战地，血瀑魂风，嵌壑变色，犹幸二公之不来耳。当余手抄道藏之时，方欲遍游天下名山，四明不过从此发迹。即不然而自绝于世，亦泥封洞口，猿鸟以为百姓，药草以当粮糈，山原石道，别有往来。岂意三十年来，芒鞋屨笠，未沾岳雨，兹山亦遭劳攘。高栖之意，尚无寄托，执笔图此，有涕潸然。”^⑫这一段序文忆及四明山抗清失利的往事，读来真有锥心泣血之痛，当作于《四明山志》改定之时。

“此山遂为战地，血瀑魂风，嵌崑变色……兹山亦遭劳攘。”鼎革之际，四明山沦为干戈之地，南下的清军铁蹄踏破了四明山的优雅、宁谧，数千年来所蕴蓄的清气被北方侵略者的“蛮气”所污染，徒留残山剩水。“‘残山剩水’在清初往往寄托着晚明士人一种难以抑制的强烈历史悲情。”^④晚明士人黄宗羲遭权奸斥用诬陷，晚年隐居崑山，踏遍崑山而作《崑山志》，后世周至元续修《崑山志》，曾说他“借著述以发其悲慨，盖不徒纪名胜表遗迹也”，并在《题黄侍御〈崑山志〉》中写道：“曾以节义重东林，晚游二崑寄恨深。剩水残山那堪志，聊将秀笔写忧心。”^⑤即揭巢出“残山剩水”之意象。黄宗羲的《咏史》诗中，用“胜水残山”来抒发遗民痛史：“弁阳片石出塘栖，余墨犹然积水湄；一半已书亡宋事，更留一半写今时。胜水残山字句饶，剡源人近共推敲；砚中斑驳遗民泪，井底千年尚未销。”^⑥他在明亡30年后改窜《四明山志》，绝不仅仅是基于整齐体例、雅化文字的考虑，而是以一片遗民心曲，烛照故国山河岁月，这既是他个人缅怀故山胜境，为优雅迷人的四明山文化作一历史的回眸，也有在抗清失败、匡复无望之后，通过文献记录来收拾汉文化的“残山剩水”的现实考虑。

二、编纂准绳：史家法度

黄宗羲是一代学术大师，提倡以经世致用的实学来扭转宋明以来的空疏学风。在明末清初的史学界，他具有开创之功，被梁启超誉为“清代史学之祖”。“他的著作，如《明儒学案》、《行朝录》等，或博闻广搜，积数十年之力；或身历其事，据实记闻。”^⑦他将这种史家法度运用到地方志编纂，提出了“志与史例”、“纂志者见其考索”的杰出见解。“关于考索的方法，黄宗羲提出：（一）群书互证法，即取诸家文集、实录、正史与志乘材料相参。（二）他在《匡庐游录》中提出‘以唐证宋，以宋证元，以元证今。予杖履所及，一二指摘’这一重要的考证方法，这是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的功夫相结合而总结出来的。”^⑧《四明山志》就是忠实地贯彻了这一考索原则，从而成为历代山志的典范之作。黄宗羲说：“自来名山多有志，独四明阙如，遂使名迹消沉，清言漏夺，伯兄此志所以补前阙也。顾诸志多出凡手，而伯兄以起衰之笔为之；诸志多因袭故纸，未尝身历，承误踵讹，而伯兄青黎芒屨，无深不探，凡志中所考正前讹者不可胜数。”^⑨考之黄宗羲为此志所下的功夫，此诚非溢美之言。正是在广征文献和亲历诸峰相结合的基础上，成就了《四明山志》精详独到、信而有征的编纂特色，一扫明代修志闭门造车、徒袭陈说之弊，为后世方志编纂开严谨求实之风。

黄宗羲幼承家学，青少年时代就四处寻书访书，广搜博求。当时江南著名的藏书楼，都有他的足迹，“穷年搜讨，游屐所至，遍历通衢委巷，搜鬻故书，薄暮一童肩负而返，乘夜丹铅，次日复出，率以为常”。^⑩黄宗羲早年就留心网罗有关四明山的文献记载。他在《四明山志·丹山图咏》“序”中写到：“忆岁辛巳，在金陵从朝天宫翻道藏，自易学以外，干涉山川者，皆手钞之，矻矻穷日，此卷亦在其中。”^⑪前引“化安山”条，也提到黄父归葬此山后，“余每遇诸家文集干涉此山者，即抄之以以为故事”。可见此志文献资料所积之久且博。审之《四明山志》，黄宗羲所援引文献有道藏、郡县志、山记、史书地理志、碑铭、摩崖石刻、诸家文集、历代诗词、高僧行状、民间传说等等，几乎每个条目下面都有数条文献加以引证、发明，既体现了《四明山志》考索文献之细致详赡，也反映了四明山文化机质之富博沉实。

黄宗羲偕诸弟游过云，归来即着手写作山志，显然早已胸有丘壑。他不屑于因袭陈言、未尝身历的陋儒修志行径，而是“与山君木客争道于二百八十峰之间”^⑫，是“二百八十峰，峰峰有履痕”，于是“文生于情，情生于身之所历”^⑬，创作出真实可信、文辞优美、情感真挚的山志经典。志中所载作者本人的《过云木冰记》，即是一篇气势跌宕、蕴含哲思的游记。记叙了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从雪窦到过云，遇见木冰奇观，而引发的对造化之道、人世治乱之思考。又如在“白水山”条下，记述与儿子黄百家辨读磨灭涣漫的摩崖题名的场景，也很生动。

取诸文章诗词、正史、志乘材料相参，又取文献记载与亲身所历所见相参，去伪存真，考信不诬，使《四明山志》处处洋溢着作者严谨的考索精神、严明的史家法度。整部《四明山志》，订正前人讹误，纠缪释疑处特多。如“关于四明山名称之由来，从晋代谢灵运、唐皮日休、陆龟蒙以来一直以为‘四明’即四面开窗，而黄宗羲经实地勘察，指出四窗同在一面上，澄清了千年谬传。卷一‘菱湖山’条，《说郛》称有‘湖渔洞’，张东沙《宁波府志》则称之‘渔湖’，黄宗羲考证两说皆误。‘夫菱湖为山名，鱼澄为洞名，《说郛》漏脱不成文义，《宁志》因之而又倒置之曰渔湖，盖不可究诘矣。’又如‘大梅山’条，《高僧传》言此山在余姚之南七十里，而黄宗羲则考实为‘在鄞之东南，其去余姚一百九十里’。‘白岩山’条，山中有一古墓，《奉化志》

云：‘不详其何人’，黄宗羲确证此为宋张良臣墓，并详述其迁居佚闻等等。”^⑨再如“杖锡山”条，指出西岭之内石刻“潺湲洞”，为“妄刻”，真正的潺湲洞在白水宫。“白水山”条，引多条资料以驳《余姚志》记载失实之缪。“寒草岩”条，“俗伪为韩采岩，而别出寒草岩于东面，非也”。“东山”条，引四条文献记载，反复推演，力主谢安东山再起之“东山”，实四明东山，非上虞东山。“大小晦山”条，用逻辑推论方法，力证山名与黄巢传说无关。“蜜岩山”条，通过自己亲身体验，认为此山高峻，非人力可攀，驳《道书》“上有石匣，盛仙蜜”说法，认为是野蜂筑巢于其上，岁久积蜜，流溢潭间。卷二《伽蓝·雪窦资圣寺》中，述寺僧知和故事甚详，以证《传灯录》记载之误。^⑩

卷四《九题考》，“序”曰：“余创《四明山志》，与山君木客争道于二百八十峰之间，而知所谓九题者，陆、皮未尝身至，止凭遗尘之言，凿空拟议。故在陆、皮已不得九题之实，后人凭陆、皮之诗以求九题，其不得遗尘之实又何怪乎！余既考其得失，每题系以一诗。岂能与鲁望、裘美争秀，然凭虚摭实，使好事者无迷山迟响之惑，则有间矣。”^⑪唐代诗人陆龟蒙，应四明隐士谢遗尘之请，作《四明山诗》，凡九题，皮日休和之，传为诗坛佳话，后人往往据九题诗想望四明景致。但因陆、皮二人并未亲自，不免凿空拟议，何如黄宗羲身履岩岫，考之书传，考证详明。又重作“九题诗”，使后人得四明之真境。

至于卷五《丹山图咏》，《丹山图咏》是道藏书，以四明山名胜为道调，托名晋代木玄虚撰，唐代贺知章注。图为祠宇所刻，与元道士毛永贞《石田山房诗》合为一卷。黄宗羲认为其咏与注其实是毛永贞之徒所为，其中年代不伦、割裂疆域、淆乱疏略诸病，攀援故事则子虚乌有，不可以记传勘证，讥讽其为鲁莽道士之常。因之重作四明洞天图，使七十二处峰岭洞窟历历可数，对于咏注错谬之处，亦一一刊订分明。

但是对于传闻逸事，黄宗羲则秉持包容的态度。如“伏龟山”条，写到：“其山状如鸡子，有三朵、五朵峰出没烟霭中。今三朵，《余姚志》譌作三孕，又无地以实之，盖即羊额岭上之三台峰也。有石室，传为汉张平子所居。道书言其割木此山，有板木三五堆，作紫金色，常有云霞覆之。其后张充拾得五寸，至会稽太守处，削作蝴蝶，便冲天飞去。此可留为谈助，不必核其虚实也。”^⑫

三、文化价值：质实文丰

《四明山志》共 9 卷，一卷一门，分别为：名胜、伽蓝、灵迹、九题考、丹山图咏、石田山房诗、诗括、文括、撮残。第一卷“名胜”，下分 100 多个条目，详述四明山各峰峦洞天，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。第二卷“伽蓝”，记述四明山中寺院 63 处。第三卷“灵迹”，记述四明山中的神仙、隐逸故事。第四卷、第五卷内容已见前述。第六卷载录元道士毛永贞所辑《石田山房诗》，第七、八卷是有关诗文。第九卷为杂说、奇闻等。

黄宗羲以史家之笔著山志，全面记述、阐发了四明山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，文核事实，鲜明地体现了地方志作为“信史”的本质属性，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。山志毕竟有其特殊性，作者又是文学大家，因此是志文笔雅驯精洁，摩景状物刻画入微，使人读之如身历其境，徜徉于灵山秀水中。又多载诗文，更添四明清韵。四明山乃洞天福地，自古多隐逸、多仙侣，对此详加记载，使四明山一泉一石、一草一木，无不蒙覆着一层迷离恍惚、亦幻亦真的迷人色彩。所有这些都使整部志书弥散着浓郁的人文气息，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。

山志的产生最初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《尚书·禹贡》与《山海经》这两部著作中有关于山的内容。自《隋书·经籍志》以来，在中国传统目录学中，山水志书一向列入史部地理类中，因其实用与见闻的功能而备受历代学者与各级官吏的重视。山志修纂最盛于明清，彼时几乎凡名山都有志传世。一般而言，山志“以形胜景物为主，揣摩宛肖为工。崖颠之碑，壁阴之记，以及雷电鬼怪之迹，洞天符检之文，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，收无孑遗”^⑬。山志作为一种地方性文献，是研究区域环境变迁、历史地理、文化史、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
《四明山志》记述了四明山历史上的名称，“四明”山名的由来，四明山与天台山的合与分，建制沿革，方圆与四至等。更

将峰峦洞壑的得名、分布、方位、形貌，支脉连属、溪流的源头走向、名胜古迹分布指陈分明，凡是峰、岭、岩、陇、壑、台、洞、瀑、池、泉、林、屿、堰、冢、亭、宫观、伽蓝，靡不具载，使得四明山的山水风貌、自然人文景观在历史上第一次得以全面呈现。特别是作者的记述都建立在亲自查勘所得与大量历史文献、传闻相互印证的基础上，考覆详，辩驳确，从而为后人留下有关四明山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真实可信的资料，使《四明山志》成为一部闪烁着亲证实学光芒的地理历史学著作。

四明山成为一方名山，与唐宋以来朝廷的褒锡崇封不无关系。据《四明山志》，唐玄宗天宝三年（744年），唐玄宗遣使来祷神仙刘纲祠，建白水宫。宋徽宗政和六年（1116年），诏扩建白水宫，建玉皇殿，为之榜书“丹山赤水洞天”，封刘纲为升玄明义真君，刘妻樊氏升真妙化元君，禁樵采，减租赋。宋理宗嘉熙初，命分“金龙玉简”藏于白水宫。雪窦山资圣寺，唐会昌元年（840年）立，咸通八年（867年）重建，赐名“瀑布观音院”。宋太宗、宋真宗累加赐封。宋理宗梦至名山，诏进天下名山图，与四明山图恍然梦合，淳祐四年（1244年），御书“应梦名山”赐之。四明山文化地位至此臻于极盛。四明山是佛、道两教圣地，山志记载了寺庙、宫观的地理位置、自然环境、外貌特征、历史沿革，以及开山、住持和名僧名道，成为研究唐宋佛道文化发展史的珍贵资料。

《四明山志》以描摹自然风光和人文故事见长，文学色彩浓厚，可读性强。“夫以先生之道高穷壤，学贯古今，发为文章，争光星日。今出其绪余，以表彰名胜，宜乎涉笔成趣，为山灵生色。”^⑨黄宗羲高怀逸趣，文笔典雅流畅，写景状物，无不声色宛然、诗意盎然。姑举数例。“白水山”条：“……飞瀑注壑，奔扬滯沛，数里之内，时有雾露沾人，所谓潺湲洞也。”“黟山”条：“与太平对峙，其山深僻，数峰天际，有三龙潭，崩湍次第而下。中潭之巅，奇石横空，激水答响，沮溪出焉。”“莲花山”条：“……东接娥山之胜，南通古剎之幽，乌峰嵯峨乎其前，萝岩揖逊乎其前，左邻白水，右带青烟，山川之气融结于此。”^⑩虽然用词不多，辞藻无华，却生动跳脱、形神毕肖，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尽之意于言外，笔下流露出对家山眷眷深情，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。

《四明山志》没有为物专设一门，唯以人物附丽于山川、遗迹之下，且以隐士、逸民、仙道、高僧为主，穿插记之，凸显了四明景物之清华、人物之高华。如“万竹屿”条：“宋高元之著书之所也。元之字端叔，读书靡不究极，佛氏藏经五千卷，亦为再过，他可知也。含英咀华，以昌其文。楼攻愧称其困阨多，故其思苦愤排极，故其得真有别目鉢心、穿天出月之工。陆放翁于文章少所许可，以诗人称端叔。尝结庐察廉冈，在大小万竹之间，著《万竹先生传》以见志焉。”^⑪“这一条仅用120余字，便将高元之其人及学术造诣、生活遭遇都作了明确的说明。其主题是介绍万竹屿，但全文并无一语涉及正题，但人们读了以后，同样可以了解万竹屿之来历。这就是借景以传人，而不是正式为他作传。”^⑫可见此志记人，笔法灵动自由，不拘一格，于山川为经，以人物为纬，记述了人与山的互动互存关系。他们中既有高人隐士，也有世代耕读传家于此的平凡的四明山人，乃至山君木客。人与山相互依存，山不但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，也提供丰沛的精神资粮，人们从山取资，也为山增添生机活力，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塑造出一座山的独特气质。

四明山是贤圣之所游化，清幽绝尘，最适合高士隐者，所以志中此类人物犹众，诸如谢遗尘、刘纲夫妇、孔祐、毛永贞、孙郃、谢敷、杜君产、宋耕、张良臣、高元之、黄公、修己、炳同、清简、重显、昙颖、知和、智鉴、智融、法常、施肩吾等人。他们身上都具有不慕荣利、甘于淡泊、爱乐山水、崇尚自然、安贫乐道、志行高洁等等一向在中国文化传统上被赞美、景仰、追求的文化品格。这也是黄宗羲本人所尊崇的理想人格，他不愿这些美好的人物形象随着时间流逝、外族文化的入侵而磨灭，因此加以具载，使后之来者可以执此志而追想其人风致。

四明山志的文学性与审美性还表现在入志之诗特多，除了前三卷门下各条大都附诗一首至数首之外，《九题考》、《丹山图咏》以诗为主，《石田山房诗》、《诗话》、《文话》二门纯粹就是诗文的辑录。所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对此颇有微词，认为体例不纯。确实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《四明山志》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四明山诗之志。据笔者粗略统计，《四明山志》录诗四五百首。作者上迄南朝孔稚圭下至明末清初，既有著名诗人也有乡土诗人，有僧、道、俗，题材广泛。这代代累积的诗词，既多维度地描绘了四明山景物的秀丽壮美，也层累起四明山丰富的文化地层。《四明山志》多诗，既是四明山本身的文化特色所决定，也取决于黄宗羲本人的诗史观。他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思无邪，“夫诗之道甚大，一人之性情，天下之治乱，皆所藏纳”^⑬。确实，

诗记录人对山的认识、感受，刻录自然变迁、历史沧桑，寄托生命感怀、家国情怀。斯志存诗数百首，不但成为文学史上的珍贵资料，而且构筑起一部穿越时空的自然史、心灵史。“甲申之后山河尽，留得江南几句诗”，多以诗入志，既是黄宗羲诗可以“补史之阙”的泛史观的表达，也体现着黄宗羲本人作为明遗民自觉的文化信仰与深沉的文化寄托。

身处天崩地解的明清易代之际，黄宗羲经历战败、亡国、破家之痛，心灵与精神遭遇重创。他回到四明山，隐居、读书、著述、讲学，一方面思考失败的原因，一方面对故国文化留连不舍。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黄宗羲回望那一缕汉文化的残阳，深情不置，以家乡山水的名义载之入册，永垂于世，犹如他写下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期待贤人圣者一样，期待后来者从中看到一座最真实、最美好的四明山，体悟、传承此山所承载的文化。

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（1695年8月12日），黄宗羲与世长辞。此前，他已经在化安山为自己建筑了简陋的墓室。托体同山，斯人斯志，与斯山同久长。

注释：

①⑥⑦⑩⑫⑮黄宗羲：《四明山志》卷一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257、554～556、225、299、262、286页。

②载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十二册“附录”，第178页。

③周中孚：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，转引自洪焕椿《浙江方志考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510页。

④载《浙江学刊》1986年1、2期合刊。

⑤载《宁波师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1994年第1期。

⑧⑬⑰⑱黄宗羲：《四明山志》卷五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367～369、369、367、367页。

⑨黄宗羲：《四明山志》卷八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440页。

⑪吴光：《天下为主——黄宗羲传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52页。

⑫黄宗羲：《行朝录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172页。

⑭杨念群：《何处是江南？——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》（增订版），三联书店2017年版，第30页。

⑮转引自温爱莲《黄宗昌、周至元〈崂山志〉比较研究》，青岛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。

⑯《周公瑾砚》，《南雷诗历》卷二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十一册，第851页。

⑰楼毅生：《论黄宗羲的史学思想及其影响》，《河北学刊》1995年第6期。

⑱张如安：《黄宗羲与地方志》，《宁波师院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》1994年第1期。

⑪《四明山志》（张氏约园刊本），“黄宗裔序”。

⑫全祖望：《梨洲先生神道碑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十二册“附录”，第3页。

⑬黄宗羲：《四明山志》卷四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346页。

⑭袁逸：《黄宗羲〈四明山志〉小考》，《浙江学刊》1986年1、2期合刊。

⑮以上诸条，分别见《四明山志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258、259、263、266、282、294、312页。

⑯黄宗羲：《四明山志》卷四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345页。

⑰章学诚：《修志十议》，《文史通义校注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848页。

⑱《四明山志》（张氏约园刊本），“靳治荆序”。

⑲以上各条，分别见《四明山志》卷一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册，第263、271、302页。

⑳仓修良：《方志学通论》（增订本）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454页。

㉑黄宗羲：《南雷诗历·题辞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二十一册，第787页。